



“井拔凉”消暑

炎热夏天的到来,让我想起了儿时乡村里常喝的那种“井拔凉”水来。

所谓“井拔凉”水,其实就是炎热的夏天从水井里刚打上来的井水,是昔日乡间夏天的天然“冷饮”。上世纪80年代前的乡村,随处可见有着上百年或更早历史的老井,老井里的井水离地面有好几米深。用辘轳或井绳把水桶沉入井里,盛满水后,再用力把它从井里提吊上来。刚提到井口的水都会冒着一股冷气,带着阵阵清凉,看着就让人“晶晶亮,透心凉”。于是,就有了“井拔凉”这个水汽氤氲的乡土叫法。

我们村里也有一口老井,相传明朝初年就有了,离我家大约三里地。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去老井担“井拔凉”水,我会跟着。去时,爷爷都会嘱咐我,带上家里的葫芦瓢。

担水要带葫芦瓢?那时,到这口老井打“井拔凉”的人很多,需要排队。排在前面的人,刚从井里打上来一桶水,就会遇上刚刚赶来喉咙干得冒烟的人冲过来,也不问是谁家的水桶,脸趴在水桶边就往肚子里使劲儿灌,解渴又解乏。更有意思的是,喝完后,也不说声“谢”,抹抹嘴巴,然后拍着溜圆的肚皮,自顾自地展示着满足的表情。反倒是水桶的主人问道:“喝好了吗?喝好就担走了。”

爷爷是个“穷讲究”的人,他说这样不卫生,而且喝得太快太急容易腹胀伤身。打好水后,他把葫芦瓢放在水桶里。在往回担的路上,遇到田间劳作归来的老乡或急匆匆赶路的人,爷爷总会停下来,让他们用瓢舀上“井拔凉”慢慢地消遣,甚或往他们头上浇一瓢“井拔凉”,暑气顿消,浑身舒坦。

“井拔凉”担回家后,大汗淋漓的爷爷放下扁担,用葫芦瓢舀两瓢水倒进脸盆里。然后端上脸盆到院中洗漱起来。他先两手捧水,脸上手上划拉一遍,然后再拿条毛巾,沾水后擦洗上身,最后从头上浇下。每当看到爷爷洗完后露出凉爽舒畅的惬意神情,我就吵闹着也要来一把。奶奶则会把“井拔凉”分倒在几个盆里,然后,一个盆里放进刚摘下来的西红柿、菜瓜等。这些经过“井拔凉”拔过的瓜果,吃起来更加清凉爽口。其它盆里,则放进剩菜剩饭,端在阴凉处,让“井拔凉”帮着冷藏,以防变馊。

我最喜欢的,还是奶奶用“井拔凉”拔过的夏至面条。夏至那天,故乡的人们普遍要吃一顿细粮做的面条。奶奶将煮熟了的手擀面直接捞入刚担回来的“井拔凉”水里,待面拔凉,再捞入碗里,俗称“过水面”。然后用芝麻酱、花椒油及老陈醋那么一拌,那碗凉津津、香喷喷的过水面,绝对称得上是人间美味。

难忘时刻

“画”信

刘琪瑞

早年,父亲远在千里之外工作,母亲在老家带着我们兄妹5个生活。那时,城乡通信手段极为落后,本地通话都成问题,更别说长途电话了,因此和父亲的联系只有靠书信往来。可母亲没上过几天学,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写信回信只有让我这当大老大的代劳了。

那时,我大概上小学三四年级,识的字也不是很多,写信时遇到生疏的字,我又不能用拼音,因为父亲说过,他没有学过拼音,不会拼。那怎么办呢?母亲点着我的额头,笑眯眯地说:“你个傻孩子,不会写不要紧,难道不会画吗?”于是我们娘俩一起写信,她说我写,不会的字就“画”。比如,母亲说:“家里的老母猪生了一窝崽儿,需要粮食喂养呢。俺给你带着5个娃儿,也要培养成人,也需要粮需要钱,一两个月没见你的信了,半年多没寄钱来了,你看咋办?”我照着母亲的话原原本本写,可“猪”和“崽”不会写,母亲摸过笔,在我空的地方画上大猪和小猪。你还别说,母亲画画儿很有天赋,画什么像什么。

更有意思的是,母亲还会用实物替代不会写的字。母亲嫌画字儿费事,有时干脆剪来花花草草,拼贴上。春天小院里的迎春花、杏花、桃花开了,母亲要表达喜悦心情,她就和我采来黄的粉的白的花儿粘贴上;夏天的麦子成熟了、丰收了,就把金黄的麦穗剪去麦芒贴在纸上;秋天漫山遍野的枫叶红了、银杏叶黄了,就捡拾片片落叶寄去;冬天的大白菜、老地瓜收获了,入窖储藏了,可这些物件太大,不可能剪贴上,母亲就把白菜、地瓜片剪成小圆片粘上……

后来,父亲调回到了老家,他把我们给他写的信当作宝贝,也带回去了,整整一大箱子。我们翻看着那些皱巴巴泛黄的书信,不由哈哈大笑,这哪儿是信啊,简直是老和尚的百衲衣,花花搭搭,斑斑驳驳的。只可惜这些剪贴画似的信,在父亲病故后,按照母亲的意愿,都在父亲的坟前烧化了。母亲幽幽地说:“是他的东西,都给他吧,也让你爸在那边不冷清……”

彭哲

岁月留痕

捕 蝉

寇俊杰

炎炎夏日,最吸引我们的是蝉了。

小时候,每年暑假,捕蝉是我们最爱玩的了。蝉虽然个体小,但它不善于伪装,绿叶黑蝉,本身就很醒目,而且它还嘹亮地叫着,全然不觉这叫声更能暴露它的藏身之处,所以在蝉傻乎乎的叫声中,它已成了我们瞄准的目标。

但捉到蝉不容易。它落在树梢,个体又小,我们只能透过茂密的树缝看到个黑点。它还很机警,树枝稍微一晃动,它“吱”地一声,瞬间就会飞得无影无踪。

捕蝉也是个技术活儿。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对我们来说,是“再难捉的蝉也斗不过淘气包”。时间久了,平房顶上会裂开几道小缝,最好的修补材料是沥青。用剩下的沥青又成了我们用来捕蝉的好材料。我们找来旧洋瓷碗,把沥青熬成糊糊,然后拿一根长竹竿,如果不够长,还可以再接一根。总之,人多力量大,这些材料还是很容易找的。把竹竿接好了,我们有的拿竿,有的拿沥青碗,像要上战场的解

放军,雄纠纠气昂昂地向树林走去。

到了树林,我们把沥青抹在竹竿头上,看准树上的蝉,慢慢从树缝里伸上去,在蝉的后背处停上一两秒钟,看蝉没有防备,照准它的后背粘上去,蝉只顾着快快乐乐唱歌,做梦也没想到祸从“地升”,被沥青粘了个结结实实,任凭它怎么扑扇翅膀也飞不了了,只好在哀叫声中被我们抓进玻璃瓶里。但这也不是百发百中,因为竹竿长,伸到枝头难免晃动,稍微偏一点儿,惊动了蝉,蝉就会尖叫着飞到别的树上,那叫声似乎更大了,我想它一定是在嘲笑我们。我们呢,前功尽弃,只有揉揉举困了的胳膊,重新寻找下一个目标。

树林里的蝉很多,有时一个中午,我们轮番上阵,就能捕二三十只,这些蝉大多被我们吃了。我们把蝉的腹部去掉,只留下它胸腔里的肉,那是纯瘦的,又红又嫩,在锅里放上油,大火一炒,闻着香,吃起来更香。有时捕的蝉少,不值得炒,我们就把蝉送到鸡舍里。大公鸡看到了“荤菜”,一个个伸长脖子,几口就是一个,饱饱地美餐一顿。

古城旧事

学工盖楼房

方仲平

1969年八九月份,因“文化大革命”停课三年的太原市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和小学终于复课开学了,但因课本没准备好,上课都是时断时续的。1969年下半年整整一个学期,我们班只上过一节化学课和一节物理课,其他时间多为挖防空洞和被学工学军学农所占用。1969年底,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全国上下都在准备打仗,复课不久的学校再次面临停课。

转过年来一开学,学校安排我们班学工,地点在小东门,学工内容是盖一栋职工家属宿舍楼,楼高5层,预制板顶,砖木结构。大楼的地基已经完工,第一层进入收尾阶段,施工单位是太铁分局建筑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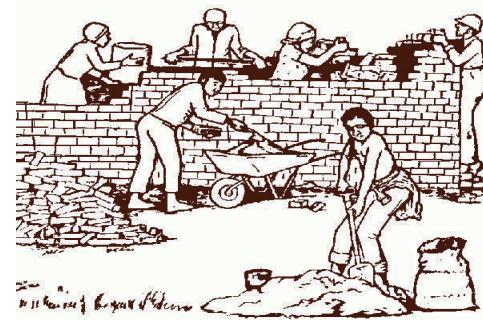
当时我们班有40多人,分别居住在黑土巷、双塔寺等铁路沿线片区,工地离家比较远。班主任王老师把参加学工的同学分成若干小组,一组负责筛沙,二组负责搅拌,三组负责运输,四组负责其他事项。我和另外7个同学一组,每两人使用一辆装混凝土专用的铁皮三轮手推车,负责把搅拌好的混凝土运送到楼上。

学工的第一天,同学们早早地三五成群来到工地。工地面积不大,有三四个篮球场大小。在工地的中间放着一台混凝土搅拌机,工地的南侧堆放着沙子、水泥、砖等建材,工地的北侧摆放着脚手架,还有筛豆罗沙用的大筛子。工地西边放着一大堆浸泡好的石灰。整个施工工地被工人师傅用铁丝围了起来,有几个地方还插上了红旗,显得有几分喜

庆。

工人师傅娴熟的盖楼房技术令同学们十分钦佩。从一楼往二楼运砖时,师傅们两人一组手拿木头锹,铲起一块砖头,从一楼往二楼一扔,二楼的师傅手一伸接住砖头往身边一放,再等着接下一块砖。砌外墙的时候,为保证施工质量,师傅们拿一截线绳,一头拴一块小石头,另一头缠在手指上,然后提起来作吊线坠使用。不少同学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学会了扔砖,学会了吊线坠的使用,了解了施工质量验收办法,学工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经过一个月学工实践,我们班参与建筑的第二层顺利完工。据了解情况的工人师傅讲,我们班盖楼的速度是目前已经学过工的班级中最快的,质量也是最好的。听了工人师傅们的夸奖,同学们感到非常自豪。



情系故人

父亲的坎坷人生

刘关文

农历四月二十八是我父亲的生日。从父亲跨入耄耋之年起,我每年都要回到代县老家给父亲过生日。父亲于2006年因病辞世,享年93岁。悠悠15载,春夏秋冬,父亲的笑容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

父亲是寒门之子,一生坎坷。小时候经常寄住在他的外祖父家,12岁时已能帮助外祖父种地。到20岁时,父亲怀揣梦想,背井离乡“走口外”,艰难地步行12天,来到内蒙古大草原打工谋生,在河套种麦子,在麓城行磨面粉,在五拉地放骆驼……不知洒过多少辛勤的汗水,流过多少心酸的眼泪。

直到27岁那年,父亲回到了老家,成家立业。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买了一处老房,因为破旧不堪,村里没人买。就在这“危房”里,父母亲先后养育我们兄弟姐妹5个成长、成人。

父亲身材魁梧,从小练就了种地的“十八般武艺”,后来成为村里的种田能手。春天,播种时节,父亲是摇耧高手,播种均匀,深度适宜,出苗率高;冬天,父亲不畏严寒,与伙伴徒步赶着骡马,去原平官地煤窑驮炭,起五更,睡半夜,一走就是三四天。

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没有上过学,希望自己的儿女们都能上学,都有文化。父母亲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我们兄弟姊妹中,三个读完高中。

父亲是个庄稼汉,但粗中有细,心灵手巧,他会把羊毛捻成细细的毛线,给我们编织成毛袜子。到了冬天,我们穿在脚下,暖在心上。

父亲为人憨厚,并且常言“挨拐是福”。在口外打工时,父亲托人往家里捎的羊毛、驼绒和钱,两次打了“水漂”,他却沒有追要。母亲生前以祖传针灸治病救人,70余年,救了数不清的父老乡亲,误了数不清的家务活儿,父亲从无怨言。

父母是儿女的牵挂。我在太原工作,离家较近,时常回家。五一劳动节,我回家与父亲一起播种。给父亲过生日时,顺便维修房屋,锄草搂地。国庆节、中秋节,回家和父亲一起收割庄稼。从我结婚那年起,每年春节,我都要携爱人和儿子,备好年货,回家与父母团圆。尽管每次离开家的时候,我都要把三个大水缸挑得满满的,但能做的毕竟有限。作为儿子,没能陪伴在父亲的身边,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父亲,一位平凡的老农民,其善良的品德、淳朴的一生,永远活在儿女的心中。父亲的名字叫存富,一生却没有存下什么物质财富,每当我看到父母亲曾经用过的锹锄镐耙等劳动工具及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具,总会情不自禁,泪从心生。

父亲走过的坎坷人生,已化为我们生存发展的力量源泉。